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吕吕延济刘良张銍

吕向李周翰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辨命論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諸侯伯子男也言古者



夫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力而重而輕焉六事以濟也

並建五長所以

於其制也善曰為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

至其封疆之典時其親踈之宜且使萬國

相經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義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

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鑿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也

六石之不可轉動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向曰宗謂同姓者無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

大方談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翰曰綏安御也知其為人不

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利和義莊子曰無

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

也濟曰是入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

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大善於禮左氏傳制子曰王民而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良曰安

謂故易曰說以使民民五臣

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曰周

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

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

不利而

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便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享樂而已得與之。

同憂饗天下以豔且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二孟子謂齊三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三言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

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

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以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

篤樂遠則憂深。

善曰：巨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

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患遠也。故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本無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曰：子孫相承不絕。

曰：世及祚福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九考言任諸侯治之也。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上國也。良曰：九服天下也。

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完三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世治

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世治

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善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毅之國不能擅

足以相援。以禦暴也。

一時之勢雄俊之士

三巨本

無所寄霸王

之志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

向曰言分理各

定人無

然後國空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

思治也

鏡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歸於國則天下皆安也

主尊

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節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善曰日網月也諸侯天網以喻

老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一引其網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濟曰言

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營猶天網之目四

辭難而心脅

力獲又

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

以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脅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

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

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

業廢興何如

夫盛衰隆

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

考候也

敬

五巨本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也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善曰言法不可

常慮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  
論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  
誤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  
預曰涼薄也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故世及之制弊五百本於疆禦厚下之典

漏於未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見疆禦言封建

論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

以而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季曰國有大城何

如善曰鄭京樵責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

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

盛而天子惠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未大而本折也

言天下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也 侵弱之釁違

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

自三季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也自

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三季為甚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釁環隙也國語鄭玄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翰曰遺起

也三季謂新周之末也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

此釁起自夏周之末年也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善曰言七

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

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翰曰陵夷謂頽毀也

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 昔者成湯親

諸侯之道頽毀終於此時也

照夏后之監善曰夏 后之監

即辨監也毛詩曰辨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

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日

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良曰成湯周公親見

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文

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三者一

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

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濟曰文質損益各

以取其宜故五等之禮五百本不革于時作體字

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

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

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

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

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矣同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

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固知百世不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變五百本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之崩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祀無乃殄乎 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

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

可遠為禁止也雖善制必有衰敝善否泰之數也且

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

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

也王日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是越

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遠國語

注曰權重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

終蓋取少禍豈謂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

理哉蓋取過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



也經治故國真愛賴其釋位主弱憑其善異戴

善曰左氏傳三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故

簡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真戴天子加之以恭

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去也主弱則

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

佐及承微五目本積弊五目本作王室遂甲

善曰新序曰反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

定王王室遂甲名位不同班固漢言氣曰後嗣

皇統幽而不輟善曰左

序曰新序曰反神器否而必存者且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

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三室道甲且使皇家之緒繼

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器

也使之神然也統緒觀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

也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芥

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

王所棄秦以為是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室善曰國

語曰晉國有慶示嘗不信史記范雎曰主憂莫與共室

善曰國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

之天... 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

善曰毛詩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

有言顛沛之禍毛詩曰顛沛也

漢言曰漢與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闕闕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曰武關六秦又曰羽至函

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之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野澤哉言周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道有與共弊五臣本製作要復滅之禍豈在

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秦能

亦不克覆滅之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敵

禍在於昔日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既興舉秦之敬法大開向曰矯舉枉敬也言漢室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故西貝生憂其危晁錯

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部不如此

宗廟不安也錯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盛長亂起

其國家之富馮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持也勢

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

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

信倚胡則又反及善曰淮南王楚最彊則先反韓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善曰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後言六者賈高非五等善曰

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亡

荆吳及書至矣王起兵誅漢東二千三百以下膠西膠

東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漢廷心為其土

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自謂漢廷三載茶韓

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三謀在楚三盧縮

等皆乃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

南王璧光滿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并謀反弱綱皇

謂漢初綱紀尚弱滿綱謂孝景時法綱廢實也

**祖夷於黥徒西京病以素帝** 皇祖高

曰皇祖上焉史記曰淮南王黥有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殆預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

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

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吳王濞反前吳會稽豫章

郡書至起兵反以去二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

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死盜也

濟曰黥徒黥布也而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

**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正

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

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然呂氏之難

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

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宋虛侯使人告兄齊王

令發兵西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三遂

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

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

宋虛東牟之親外及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選

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 逮至中葉忌其

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龍衣亡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小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

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龍衣漢

易於拾遺也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三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日作福作威害于兩家凶于

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

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銑曰漢

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

之志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纂隆皇統而

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侯字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

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

覆車之遺轍也覆後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

喪家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宄不亦宜乎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

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外充斥充斥言多也

風靡

善曰彌曰謂梁翼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放行

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

衡古橫字也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

故在周之衰雖與王室一故命者七自干

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

國之園以爲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狄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官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考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爲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閻子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頹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爲逆也三子禽也七臣一曰爲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

為弘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遠惟王莽

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遠惟王莽

算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

心思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

人也悼亦猶痛也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

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蓋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

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

禹功而大庇民為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  
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  
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  
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  
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  
莫逆之人而終中人變也即以助虐巨國之桀善  
死於讎敵手也

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謂燕將曰今為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  
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雖復時有鳩合  
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 同志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  
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  
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  
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宮  
各舉義兵討卓  
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善曰  
也

公刀口子干子哲將緡之子干歸  
曰子安其濟乎難共有寵山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  
夫深也言非深沈也  
君目無相心

次也先定謂爭  
是以前戰而先定其亂  
是以義兵

### 殺之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  
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心號

向曰謂逆徒  
劫殺帝族也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  
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  
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謂今非也

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昏主暴君有比迹

五日本

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

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

能

良曰庸用也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

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長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長

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若述其所職也

言以日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

而淫民日之君無所容過

向曰君謂

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何則其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

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作興也

苟或衰陵百度自悖

五

本作勃字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

法勃鬻官之吏以貨准才

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

云以貨准才

則貪殘之萌

五臣本

皆如羣后也

銑曰

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

後王有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

故曰為己濟曰謂其為郡縣之長為利圖長父子孫計故謂必思理

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何

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企及進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取奔競以招

也言羨及厚祿進向曰企羨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

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

情實也銳猶疾也禮記注曰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

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己鄭玄

皆為之故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論語注曰憚難也

不懼也濟曰憚懼也言眾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

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

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

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

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此郡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

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善曰後嗣思繼嗣於為

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室

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善曰漢書王嘉上疏

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翰使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

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焉

然則採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古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

一以貫之良曰去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稟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元序善曰劉璠梁典曰考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

於就自謂坐致雲霄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論義越典讓而足杜浮競也論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

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已大將軍待君意焉莫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生壽恐口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歎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

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亦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

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

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三致之言至也翰曰天子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丁曰天才英博亮扶不羣抱朴子曰故即周生恭之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也

曰陸士龍士衡曠世姓秀超古邈今實負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

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堂日月歷數之任者十

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

乎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五臣本高

才而無貴仕號食餐食而居大位自古所歎

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又曰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故性命

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

之道窮通之數夫闕鳥紛綸莫知其辨

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

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

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

之天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

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遊

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

之所論者甚多也

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

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

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

頤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

也

鳥

葛

紛

綸

莫

知

其

辨

之

道

窮

通

之

數

夫

闕

之

道

善

曰

家

語

魯

哀

公

問

於

孔

子

曰

人

之

命

與

性

何

謂

孔

子

對

曰

分

於

道

謂

之

命

形

於

一

謂

之

性

王

肅

曰

分

於

道

始

得

為

人

也

人

各

受

陰

陽

剛

柔

之

性

故

曰

形

於

一

也

莊

子

曰

風

之

積

也

不

厚

則

其

負

大

翼

也

無

力

故

九

萬

里

則

風

斯

在

下

矣

而

後

乃

今

培

風

皆

負

青

天

而

莫

之

天

闕

者

司

馬

彪

曰

天

折

闕

止

也

言

無

有

折

止

使

不

通

者

也

封

禪

書

曰

紛

綸

葳

蕤

鄭

玄

儀

禮

注

曰

辨

別

也

良

曰

天

謂

年

壽

不

長

也

闕

止

也

言

年

可

止

住

而

不

遊

也

紛

綸

言

多

也

言

人

所

論

者

甚

多

也

仲

任

蔽

其

源

子

長

闡

其

所

論

者

甚

多

也

善

曰

范

曄

後

漢

書

曰

王

充

字

仲

任

鄭

玄

論

語

注

曰

蔽

塞

也

論

衡

曰

凡

人

有

生

死

壽

夭

之

命

亦

有

感

善

曰

范

曄

後

漢

書

曰

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昨裴松之曰  
說音奴交切謹音訓表切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  
乎異端 銑曰說說喧  
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 蕭爾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

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 嘗  
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 濟良注同

試言之曰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

之也 翰曰事在冥昧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元兮  
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  
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向曰任其生

性故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  
無主

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  
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  
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也 銑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至 知所至 濟曰 鼓動  
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陶鑄而不為功在無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  
易曰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韓康伯曰交辭也交以鼓動効  
天下之動也 莊子有吾謂連叔曰 蘇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 將猶陶鑄焉 堯舜也 孰肯以物為事 典引曰沈  
浮交錯 庶幾混成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

而成之則不求効於萬物矣 既 生之無其子毒母之  
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心死之 三心度之 志 善曰老子曰專之毒之盡  
之覆之 王弼曰專謂品其

形之謂成其質左大傳曰相曰其惠我農功慶劉我邊陸

隊之淵泉五曰非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善曰蓋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

魚生於陰屬於陽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皆亦任自然所蕩蕩乎大以萬寶具以之

化確乎純立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

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常常乃此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及銑曰蕩蕩也寶物也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物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

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過鬼神莫之與聖哲弗能預

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序魏

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序魏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序魏

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序魏

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翰曰六工代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  
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  
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  
此至誠不能感留  
之倒謂却行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

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  
重夜共百刻夜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  
人命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  
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筴水清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勳之世

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向

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  
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  
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銑曰言事之大水  
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

公夷 二徵 其尾宣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文

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疋其尾  
毛萇曰疋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  
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

命 顏回敗其葦蘭央耕歌其共不 音以

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  
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言雖臭惡乎我猶  
采采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  
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早死

文子曰日月微明浮雲蓋之叢簡欲茂私風敗之毋  
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



夷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  
夷叔斃死淑

女之亡子與困臧倉之訴

善曰崔瑗上獨曰三王行化夷叔隱

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天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吉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許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喜曰大戴

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也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至乃伍員浮屍

流三閭沈骸

於湘渚

善曰史記曰子胥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

王乃取子胥以盛

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

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

以非死曰纍屈原

西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

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

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

君山鴻漸殺

羽儀

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

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

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

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

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

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

下高雲之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

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敬通鳳起摧迅

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翻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衍過其實抑而不用遂

培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翰曰

起喻實德也摧迅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翻謂帝不用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

奚居之隱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

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近世有沛國劉璿相

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璿弟璿並一時秀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宋大明四年舉秀士璿學博通五經為安成土璿

行參軍公事免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璿弟璿

字子璿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璿入侍東宮每上事

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空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

山秀士從之璿音境璿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良曰近世謂齊朝

經循循善誘服膺有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

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以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則志烈秋霜心貞自見三受高亭高竦不

藉風塵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為曰陳檉馬曉臨

馬其與秋霜相宜也

亭亭以岩岩耶 笑遊仙 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書曰君子以振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且落宗祀無饗因

斯兩賢員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

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曰兩賢相進

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言之典則也昔之王

所員金相英髮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

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也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七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

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

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壅草

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善曰麋鹿同坑

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禮書曰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膏肉脂膏塗於平原

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

無聞於今豈可勝說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

彭之與殍子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

有十等七百阜阜且與與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禮三能善補

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大夫歷夏至商未壽年七十自莊子南郭子綦曰子下

莫大乎... 相為之夫... 也容成公... 壽者殤... 而太山為之... 伊尹也... 卓... 賤

與耿洽 善曰孔叢子曰倚頓滑之窮六也耕則常

之曰子欲速富富當畜三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倚

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捕氏故曰倚頓也皇

甫謚高士傳曰豎曼先生惟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

終曾參不弔曰何以為謚曼曰以原為謚曾子曰先

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

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

焉曰敦洽雖麋推頰廣頰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

而盪投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

濟曰倚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

言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達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

事皆得於自然豈 假道於才智之理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斯 善本作 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然命體

五目本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目本 後

笑或始吉 五目本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

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

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

因人以致人 良曰言人 交錯糾紛迴還倚

伏非可以一理衡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 五目本 寂寥忽恍 廣 無形可以見

無聲耳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鷓鴣冠子  
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高伏抱朴子曰驚銳不可以  
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思谷子曰即欲聞之

責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真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真管  
道也

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繼必御物以效靈亦  
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憑人而成象壁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  
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  
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或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或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本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或

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  
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

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  
漬桀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

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  
期持後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  
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奪天子之位以

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  
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睿自擅

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彭韓之豹

變謂執鳥猛致人爵見張柏之朱紋謂明

經拾青紫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

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

說論語今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

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

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宋組綬蒼頡篇曰

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

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

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

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

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

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己

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

必由故言而非命者字有六蔽焉爾善曰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請陳其梗槩

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曰東京賦曰其夫靡菲頽臆理哆

頽槩如此也

子頽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頽臆理遺視

淮南子曰哆嚔蘧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

修通俗文曰嚔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

雅頽感鬻銑曰靡頽臆理好貌也哆嚔張

口不正也頽頽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朝秀

長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曰

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也似蠶蛾養生要曰龜

鶴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日朝謂日未出時

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聞言如響智

出乃死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昏叔夾文神之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

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走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辨叔夾故不可亡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良曰聞

言如響謂耳聽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

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理云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得者是知兩五之數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鬚左角河目龜文

侯之相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其表河目而

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臣

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輪曰目上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

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文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

神所立也與已星虹樞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樹靈興王之瑞





歷陽為湖人化三英師屠漢卒睢惟河鯁

其流秦人坑趙士涕聲若雷震

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越靈辟東睢水一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百起率數萬之師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焉服屠四

千餘萬眾流血成川涕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

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

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

故相叢於歷陽命當獻死故相積於長火炎崑岳

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

能抗五日本之哉其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

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

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中記曰言偃吳人子

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礫

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于

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顏顏謂其知幾也言

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或曰明月之珠不能

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

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夏后之璜不能

平也類崩也銑曰類類也璜美玉也故亭伯

死五日本於縣長和如五日本卒於

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高第出為長岑長駟

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

日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第家居茂陵而死才

非不傑也三非不明也一碎結綠之鴻

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

策應侯謂秦王曰柔有懸黎心有所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

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

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忽如過隙湓苦霜露路其為詎

呼恥豈崔馬之流乎乃至開東閣列五

目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此遊燕趙中山皆莫能

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父偃曰大夫

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儒太常奏弘第居下

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質放於細相於是起略館開東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里逐於州部又曰

今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

疾說文曰詬耻也良曰牧美也濁原地名銑曰

詬病也電照風行聲耳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官者經虜處城下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將榮悴

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壞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星妍出其蔽四

也善曰應瑒與曹元長書曰春夫虎嘯風馳龍興荆陟陽候詩曰三命

極善曰淮南子曰夫虎嘯風馳龍興善曰淮南子曰

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故重華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

曰重華在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

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

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商生

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重于紂紂曰言善

惡各從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明尚主衆

而見也

明君寡身而董薰猶不同器器自來鸞鳥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

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閔主之在上豈忠

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董薰猶不同器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

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鴉同棲天理

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草也

是使渾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本敦徒檮杌

集 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應也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曰重華在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

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

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商生

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重于紂紂曰言善

惡各從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明尚主衆

而見也

明君寡身而董薰猶不同器器自來鸞鳥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

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閔主之在上豈忠

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董薰猶不同器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

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鴉同棲天理

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草也

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假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禱祀楚辭曰忽奔走

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白詔賈逵入講南

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什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

橫

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

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彼戎狄者人面獸

心宴安鳩毒

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

管勸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信心懷惡

以誅殺為道德以

蒸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蒸不淫曰報

雖大風

立於青丘鑿齒奮雷於華野比於狼矣

曾曰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

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山水之上縲大風於青丘之野一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

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曰古人去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康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此也

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凡人

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也善言不善言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事絳卦中

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

至也 不可教以道 不可喻以德 若丹朱商均也 夫上  
不及堯舜 下不若商均 此教訓之所喻也 廣雅曰 結  
正也 胡卦切 賈誼過秦曰 陳涉持能 不及中庸論衡  
曰 中人之性 在所習 習善為善 習惡為惡 翰曰 舜禹  
聖帝明王也 丹朱堯子 商均舜子 皆愚暗人也 言人  
有神非聖明 又心不愚暗 結及中庸之性者 事皆在  
於所習 而後也 是以素絲無怕 玄黃代起 鮑魚芬芳

蘭入而自變 善曰 言在所習也 淮南子曰 墨子  
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黃 可以

黑 高誘曰 閱其化也 大戴禮曰 與君子游 苾乎如入  
蘭芷之室 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 與小人游 臭乎如  
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 是故君子慎其  
所去就者也 向曰 言中庸之人 逐物遷性 有如素  
絲 無有怕色 或玄或黃 相間代而作 或見臭好 故  
真遇香好 香隨時而變 鮑魚臭也 芳蘭香也 故

季路學於仲尼 厲風霜之節 善曰 尸子  
曰 子路東

鄙之野人 孔子教之 皆為賢士 王隱晉書曰 應瞻為太守 人歌之曰 威若風霜 恩如父母 楚穆

謀於潘崇 成弒逆之禍 善曰 左氏傳曰 楚子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 商呂商呂聞之 告其師潘崇 曰 能事諸  
乎 不能能行 大事乎 曰 能以宮中圖成 三王縊穆王  
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 成盛業 光於後

嗣 仲由之善 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 楚之後業 皆商臣之子孫

周易曰 盛德大業 至矣哉 尚書曰 在今後嗣 王左氏  
傳曰 衛渾良夫 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圍欲劫孔

湮而納太子 季子曰 太子無勇 若燔臺 半必舍 孔叔  
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厥 斃子路 以戈擊之 斷纓子

路曰 君子死 冠不免 結纓而死 杜預曰 季子子路是  
也 銑曰 商臣則縶王名也 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

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 吉凶在乎命也 善本無也 字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言盈而福謙尚書

曰皇天無親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從善曰宋景公有

疾熒惑守心熒惑熒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

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

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

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

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注同殷帝自

前羽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

其後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

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

之雲湊千里若使五日無善惡無衡未洽

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

善惡之理無衡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

洽合也向曰謂宋公勞帝若爲善無

衡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兩至也

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曰漢書曰

于定國父于

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

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

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

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助人不可

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板刑戮也行矣去東海

歸掃除墓地耳後歲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若使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仁而無報災爲脩善立名乎斯

如使

徑廷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

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

之辭也

之辭也

之辭也

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  
秦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良同善注此乃激過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

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  
聖人之言

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辨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  
名建德之國君曰欲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  
無有崖也 翰曰婉柔也 濟曰河漢之水深廣

或立教以追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

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  
以進中庸懶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懶

窮至積善餘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徐幹

論曰北海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向曰

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言  
是先聖立教教人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  
子曰鳳

為善其實在命也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善本有  
其字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又哉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 向曰理之真

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  
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  
如衆赤鳥夾日飛三

日楚子使明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

令尹司馬王曰除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羸

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  
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



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  
**周宣祈雨珪璧**

**斯罄**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平寧莫我聽  
良曰周宣三大旱祈雨

則有千田之雲雨同為明君寧則有異  
**于叟種**

**德不逮勛華之高** 善曰翰注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  
翰曰于叟于公

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  
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延**

**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 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也  
善曰說文曰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也  
句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

暴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  
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為善一為惡**

**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

**帝豈如是乎** 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望  
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望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  
毛詩鄭風也鄭玄

三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翰曰雞鳴不食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

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

善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天食稻梁進粢** 善曰論語子曰食

**黍** 善曰論語子曰食  
天稻韓詩外傳曰

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爾黍幾何論  
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紬

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黍  
觀窈眇之奇

**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 善本作之所急非  
此生人之所急非

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惜聞鄭衛窈眇之聲既精詠懷詩曰此里多奇儻周禮曰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其榮剝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者

仁義敦孝悌立志貞漸禮樂之腴潤蹈

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

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入居正莊子弁坤帛曰天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其德者能之

向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取也

不吉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惡死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

邪瑤室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

瑤室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工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

善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之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

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

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

董相不遇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

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  
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  
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  
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第五十四

州學齋長吳祿校對

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